

永远捍卫抗战历史的尊严

■曹鹏程

时事聚焦

对中华民族来说,7月7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77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帝国主义把在东北挑起的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现代中国开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全民抗战历程。时至今日,各地仍然拉响警报,就是为了提醒我们铭记历史、捍卫和平。

然而,那场战争的侵略者,却总妄图逃避、掩盖、歪曲历史。“1937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有人向正在演习的日军开枪,随即日军和中国军队开战”——这是日本扶桑社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对“七七事变”的描述。侵华战争历史在他们那里被故意混淆和歪曲:伪满洲国成了“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日军对平民的暴行成了打击抗日运动的“误伤”,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被无耻地加上注脚:“东京审判认定了日军1937

年占领南京市杀害了不少中国平民,这就是南京事件。但是这个事件的资料实际上疑点很多。”日本右翼学者和文人之所以敢公然为军国主义招魂,就在于颠倒黑白、否认侵略在日本一直是一股成体系的势力。上至一国代表的首相,下至地方议会的议员,总有日本政治家参与甚至主导掩盖罪恶暴行、篡改战争性质的倒行逆施。慰安妇自愿论、大屠杀质疑论、侵略偶然论、战争正义论、日军文明论,种种丑恶言行时不时地出现。日本自身形象因此陷入“越不愿意反省历史,罪行越被人记住”的怪圈。然而,今天的日本右翼非但没有任何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对于越来越丰富和真实的战争史料,他们像鸵鸟一样把头扎进沙堆,对于其他国家的批评和抗议,他们却学疯狗反咬一口。同时,他们选择参政选举、著书立说、教育渗透、发展实业,继续毒化日本国内民意,拉着全日本一步步走向世界对立面,重现战争阴云。

现在的日本人绝大多数出生于二战后,他们觉得和平是与生俱来的,对日军在中国的罪行知之甚少,少有人希望去了解,少有政治力量愿意去承担。这就是安倍在踏上德国之时,竟敢声称不会如德国那样向邻国道歉的土壤。换在德国,这样的言论足以让执政党倒台,就算换在二战后十几年内的日本,巨大的内外压力也足以让首相辞职。有西方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参与过二战的 国家,都对日本右翼美化侵略的做法心知肚明,但日本有永不参战的宪法条款,西方总认为这是走和平道路的最大保障。可是就在前几天,安倍亲手断送了 这个和平保障。常有日本人问,日本究竟要道歉多少次,才能取得原谅?我们也想反问,究竟要经过多少次揭露,日本才能阻止本国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掩盖罪恶的言行?日本学者高桥哲哉说过,保持耻辱的记忆,为它羞愧,不要忘记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要一直作为今天的课题。日本

一定要想清楚,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只有选择真诚地面对,然后努力去改变现在,否则不可能有未来。中国决不会容忍抗战历史尊严受到践踏,国际社会也不会。中韩两国刚刚决定,将对强征慰安妇等日本战争罪行开展共同研究。习近平主席访韩时提议与韩方共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朝鲜半岛光复70周年,得到朴槿惠总统的积极反应。有相似遭遇的国家联合是自然的选择,这样的合作只会越来越多。通往未来之路,总是深深地扎根于以史为鉴的努力之中。中国人民战胜了侵略者,并为了重塑亚洲团结放弃了战争赔款,但从来没有让渡维护历史正义的权力。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否认侵略和篡改历史的今天,捍卫民族记忆和历史传承,变得更为重要。这是我们这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们维护历史尊严、让民族精神臻于更高境界的使命。(来源:人民日报)

多少混账政策假借“加分”之名

■邓海建

这几天,各省的高考志愿填报陆续进入尾声,不过福建闽侯县上街镇很多农村考生和家 长却非常焦虑。因为,这些考生今年享受不到降20分录取的政策了,而在过去12年,因为这项优惠政策,许多考生上了大学。用“只做不说”的高考加分来顺畅地推进当地大学征地,这样的土政策竟能一做就是12年,这算是拍案惊奇吗?现如今骑虎难下——取消则导致民怨沸反盈天,不取消则违法昭然,可当年,这究竟是谁的主意,谁又在坐视不管,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何以在敏感的加分问题上,如此睁只眼闭只眼呢?拿土地来换高考加分,有了这个筹码,征地问题就平缓多了:农家的孩子,哪个不把读大学视为天大的事,20分的降分录取政策,又能把全省多少考生轻飘飘甩在身后?按照这个逻辑,但凡难事怪事不平事,都可以祭出高考加分或降分录取的奇招来缓冲。如此一来,行政之手就轻松多了,征地成本也就被轻松稀释了,可谓省钱省力又省心。从2002年起,每年高考报名结束,闽侯县教育局便会以政府名义打报告,请求继续执行加分办法。据说流程是这样的:“报告让领导签一下,请某厅长、请高招办某某继续执行,简单签一下,用复印件传给我们(地方教育局),我们拿到复印件就可以去做,这也等于是口头答应我们去

做,没有正式的文件批下来。”一言以蔽之,谁都知道这样的操作是违法违规的,也知道没法拿出正式文件来“遵照执行”,但基于某种潜规则,每年都有人打报告,继而签名背书。不久前,辽宁本溪高级中学1000多名高考生中有87名体优生获高考加分资格一事引发举国关注,6月30日晚,教育部在官方网站发布通报,强调严厉打击高考加分资格造假。无独有偶,7月2日《东方早报》报道称,前些天,河南汝州市发布公告称,凡属2014年被评为汝州市星级文明村的毕业生,在这次事业单位和教师招聘中,笔试总分加1分。汝州市人社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虽然这一政策有失公平,但它是由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决定的。高考或者中考,关乎社会阶层的公平有序流动,是社会公平的底线之策。一切在底线上开口子的行为,看似便利了政策推进,比如征地、比如文明村评比,但这种慷公平正义之慨的拍脑袋决策,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一方面,它伤害了制度设计的程序正义,不过是政策上的“拆东墙补西墙”;另一方面,它让人生竞技的裸分PK变成各种“附加技”的操演,加分越多,公平缺口越大,权力长袖善舞的空间越是广阔。 中考或者高考,地方有什么资格随意加分?各种狮子大开口的加分或降分录取政策,除了清理,恐怕更该雷霆问责了。(来源:中国青年报)



我来讲两吨

新华社记者最近在采访中遇到一件怪事:某地刚刚部署了一项深化改革工作,没过几天便有人拿来典型经验材料,希望在宣传推广中“拔得头筹”。坐了火箭的“典型经验”,到底含金量几何?细究之下,不难发现一些地方、部门热衷推经验、造典型,“虚胖”“注水”典型屡屡出现。当前反四风正深入推进,矛头更要指向这些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用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典型经验“注水病”。(来源:中国青年报)

不授予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称号应成通例

■王学进

4月22日下午,四川达州市大竹县周家镇8岁女孩李微微为救落水小伙伴,不幸溺水身亡。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曾打算为其申报“见义勇为”称号,却未获批准。(《北京青年报》7月2日)此事其实没什么好争论的,当地政府做得没错。四川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在回复中,就已经把理由说得清清楚楚:一是在《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中,对未成年人实施此种行为没有明确规定;二是李微微属于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在没有自保能力或不明确危险的情况下实施救人,不具备见义勇为的

相关要件。李微微救人事实不构成见义勇为,值得探究。一个8岁小女孩,认知能力还非常弱,对何谓“义”、何谓“勇为”并没有具体而清晰的概念,其伸手救援落水同伴,更多地是出于一种应激本能。彼时彼刻,她不可能闪过这样的念头:就算我不会游泳,我也一定要向小英雄赖宁学习,拼死相救落水同伴。犹记得2010年6月26日,曾报道过这样一则新闻:湖南汨罗12岁女孩周婷为挽救落水同伴不幸溺水身亡。事后,其父发现她在日记中写道:“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享受而在于

奉献。”正是在这种大公无私的生命观的支配下,周婷为救落水同伴牺牲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她的行为确实可称得上见义勇为。因此,其事迹很快被汨罗市、岳阳市认定,先后追认其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小周婷自知不会游泳,眼见同伴落水,想起曾经接受的英雄主义和奉献精神的教育,就奋不顾身跳进水里救同伴,结果非但没救起同伴,反而不幸身亡。其壮举固然令人感佩,但对一个未成年人而言,这种作为是否就应该提倡?实际上,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都应该对孩子进行全面的生命教育,而非片面地强调牺牲自我,

奉献他人。7月2日《新快报》也报道了一则类似消息,6月27日,5名小孩在广州白云区钟落潭镇的流溪河段游泳时遭遇险情,不会游泳的阿浩在施救同伴过程中溺水身亡,其家人提出了见义勇为为申请,当地警方正在对阿浩是否符合见义勇为的条件做进一步调查。我认为,调查可以,但不必授予阿浩见义勇为称号。当地可以参照大竹方面的办法,不授予小英雄称号,但对于其家庭的具体困难和问题,由相关部门按照政策规定予以切实帮助。(来源:中国青年报)

言论观点

中国青年报: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的失败
黄金一代新闻发言人,受到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夹击,媒体和民众对新闻发言人有太高的期待,期待他们能给出一个答案,能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官方对他们的授权又相当有限。想回避体制改革和新闻改革,而让新闻发言制度单兵突进,是不可能的。

回头,再看一眼灯塔

■白阳

每到毕业季,英国伦敦著名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就会摇身一变,成为“老邻居”帝国理工学院的毕业典礼堂。当震彻心扉的管风琴乐为迎接华丽的银色权杖进入礼堂而奏响时,所有人肃然起敬,认真体会象征“知识”的权杖的分量。在英国大学里,毕业典礼多是学校中最庄严隆重的仪式,很多仪式传统延续超过百年。最古老的要算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形式几乎完全延续自12世纪,而且仍在使用大部分学生都听不懂的拉丁语。美国的大学虽然历史没那么悠久,但同样重视毕业典礼。南佛罗里达大学今年开出一项禁令:为了表示神圣、尊重,不准学生在校长颁发学位证书时用手机自拍。如果有学生“胆敢”违背,学位证书就要被收回。此外,也不许在领证时做出夸张的踏步,或表演动作抢风头。除了严肃的仪式,毕业典礼上的演讲环节则重视“含金量”,美国高校在这方面走在了欧洲的前面。美国知名记者和新闻主播查尔斯·吉布森是毕业典礼演讲“专业户”,今年的劳伦斯大学已经是美国第三所向他颁发荣誉学位并邀请其演讲的大学;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毕业生更是全体向白宫寄了1万多张明信片,把总统奥巴马“请”来做了一场演讲;罗格斯大学今年欲砸3.5万美元重金,邀请前国务卿赖斯发表演讲。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对那些还没有签下雇主的毕业生来说,气势恢宏的毕业典礼有点像是一种讽刺。飞速上涨的学费,持续走低的就业率,英国媒体称调查显示,只有40%的学生认为英格兰地区的大学“物有所值”。另有一批西方学者也在分析高等教育危机,角度却截然相反。美国文学理论家斯坦利·费希指出,有利于提高就业竞争力的课程蒸蒸日上,而纯粹的学习课程日渐衰落,这是一个危险趋势。他批评以就业率决定投资的观点——“对学习价值只字不提,生活质量更是无迹可寻,至于文明,放眼望去,只见得它自斟自饮的落寞身影。”价值是多元的,就像生活百味。怎样品尝至关重要。1907年,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莱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大学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助人取得一份工作,或是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而在于他们是否在离开大学后还能够乐享生活。许多年之后,比尔·盖茨在斯坦福大学提到的“乐观”,史蒂文·乔布斯毕业典礼上强调“聆听内心的声音”,《哈利·波特》作者罗琳在哈佛大学所说“不要害怕失败”,都是对“乐享生活”的进一步阐述。竺可桢曾说,大学犹如海上之灯塔,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是的,走向社会的我们,被冷酷、无趣的海浪裹挟,但还是应该时时回头看看灯塔,想想毕业那天的心境。也许,演讲者坚守理想和不忘初心的主题,才是大学最重要的价值,这让毕业典礼成为人生珍贵的一课。(来源:人民日报)